

刘成信/主编

中国杂文

ZHONGGUO ZAWEN

(百部) 卷一



牛撇捺集

NIUPIENA JI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刘成信/主编

ZHONGGUO
ZAWEN

中国杂文

(百部)卷一



牛撇捺集

· NIUPIENAJI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杂文百部. 当代部分. 第1卷. 牛撇捺集 / 刘成信主编; 牛撇捺著.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 1

ISBN 978-7-5534-1143-9

I. ①中… II. ①刘… ②牛…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88534号

牛撇捺集

出 版 人 孙建军

作 者 牛撇捺

主 编 刘成信

责任编辑 马忠平 孟迎红

封面设计 梁文强

开 本 650mm×950mm 1/16

字 数 75 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北方卡通漫画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 编: 130062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915

发行科: 0431-86012770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534-1143-9

定 价: 1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431-86012915

《中国杂文》(百部)

总序

刘成信

一

人类的文学艺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随着社会的推进、发展,其分门别类日益精细——从最初的歌曲、舞蹈、神话、故事等逐步演绎出诗、散文、小说、戏曲。直到上个世纪初,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融合,才有了电影、电视剧等。

有一种文学艺术虽然在中国问世两千余年,由于后人未给予“名分”,以致到二十世纪初,才从文学艺术谱系中分野出来,这就是古老而年轻的杂文。

人类和自然界大体都遵循适者生存的法则萌芽、生长与消弭。两千多年来,杂文本应与小说、诗、散文、戏剧、音乐、电影等姊妹艺术一道,繁花似锦、根深叶茂。然而,它没有像先贤们渴望的那样,而是纤弱,时生时灭,时有时无,同其他汗牛充栋的文学艺术作品相去甚远。

二

时序到 1915 年,中华文学艺术宝库迎来新曙光,一个精灵出现了——杂文在多灾多难的中华大地,被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接受了!

杂文这个新成员一俟来到华夏，其特性便与众不同——首先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它主张顺应历史潮流。它不重复生活，不还原历史，不演绎过去，而最突出展示将来，预期社会走势，判断人间是非。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便告之，它向往和平、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人道、富裕及真善美；杂文憎恶专制、昏聩、愚昧、野蛮、特权、贪婪、奴性、虚伪及假恶丑。杂文与其他文学艺术既相通又有自己的特性。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就融于文学大家族，与各种文学艺术形成天然的血肉联系。它不像小说刻画人物，而是粗线条勾勒人与事；它不像诗、散文等那样纤细、抒情，而是明白如话，开诚布公。但杂文能够调动各种姊妹艺术如寓言、故事、说唱、戏曲、元杂剧等“为我所用”。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它就友好地“拿来”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多种文化元素。它不是政治学，但只有不迷失政治选择，才能解析身边社会的变数；杂文不是社会学，但只有掌握瞬息万变的时代脉搏，才能适应人间丛林法则；杂文不是历史学，但人总应拨开历史雾障，略知历史长河的走向；杂文不是生理学不是心理学，但它能解剖人性、解读人生、理顺人际关系；杂文不是方法论，但它无处不闪烁思想方法光芒；杂文不是文艺学，但它评价文艺现象既深刻又形象；杂文不是美学，但每篇优秀杂文无不抨击假恶丑，无不向往美、赞扬美……



理解杂文、认识杂文，才能与杂文为友，才懂得杂文的大爱。杂文真的是半部百科全书。

三

杂文打捞历史风尘，知耻近于勇。杂文对于文化批判，社会批判，历史批判，人性批判，世世代代惹来不知多少是非。

嫉妒杂文、讨厌杂文者，甚至欲将杂文从百花园中斩草除根，所以，杂文往往难以长成大树，多少代都不能像其他文学艺术那般枝繁叶茂。有人说杂文偏激，有人说杂文片面，有人说杂文招惹是非，更有人对杂文产生各种各样的误解。以致于把杂文称之为乌鸦，恨不得把一切不祥之物都推到杂文身上。

杂文，曾为作者“惹”下多少祸根，有人曾因杂文葬送自己的大好前途，多少代杂文人曾为自己带来难以洗清的污秽。

然而，实践证明，杂文只能为民众造福，世世代代多少志士仁人，曾为杂文洗刷了一切不实之词，它为人们启蒙越来越受人们欢迎。

四

本书作者共计三百八十位，分当代、现代、历代。

我们试图把1915年《新青年》“随想录”诞生前的杂文划为历代，1915年到1949年划为现代，从1949年到当今划为当代。

1915年“随想录”之前称之为杂文，主要是根据作品



性质、特点，而不是按刘勰在《文心雕龙》所谈的“杂文”。

当代作家选五十位，每人一部杂文，五十篇左右。另有合集十部，每部二十几位作家，共二百多位作家，四百多篇作品；现代作家二十位，每位五十篇杂文，七万多字，另有四十多位杂文作家，十部合集；最后选七十多位历代杂文作家，均为合集，每篇作品都有注解、题解、古文今译。

当代五十位杂文作家大体是根据五点遴选的。

一、杂文创作时间超过二十年；二、曾创作有影响的杂文作品在三十篇以上；三、曾创作经典性杂文作品；四、作品强调思想倾向的同时，艺术性也不为之忽视；五、曾在国内组织带领作家创作杂文卓有成就者。

二十多年来，我曾在助手们协助下选编各种版本杂文集五十余部，选编如此大型杂文丛书，对我是一种尝试，深知其难度。这部《中国杂文》（百部）整整花费我四年时间。杂文作品浩如烟海，读数百册杂文集、数百万篇杂文作品，难免挂一漏万，特别是这部大型丛书在国内尚无参照系，错讹在所难免，恭请诸位指正。

选编者 2012 年 11 月 10 日

于长春杂文选刊杂志社



自序

牛撒捺

杂文是微不足道的，又是具有巨大社会功能的。

一言不可能兴邦，同样一言也不可能丧邦。邦之兴丧，条件是繁多的，原因是复杂的，杂文家的千字文即便字字珠玑，或者句句毒草，相对于邦，其正向反向的作用都是有限的。杂文主要的功能，似还是国民个性的思想、意识、情感的表露表达。杂文家首先自己要守住人生的、道德的、人格的底线，同时影响社会遵守底线。

一言有可能对社会的发展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粉饰太平，掩藏罪恶，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愚弄民众的所谓新基调杂文，会使民众蒙昧，道德沦丧，社会滑坡，灾难频生。而有的放矢，切中时弊，沉浊扬清，疗救痼疾，振聋发聩，警示世人的杂文，则有利于引导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认识的纠偏、社会的理性。

无数个性的行为，便是社会行为；无数个性的思考，便是社会思考；无数个性的表达，便是社会表达。无数的忠言，无数的不屈不挠的劝谏之声，对于邦之兴旺，是有不可估量之作用的。写杂文需要民主自由。杂文作家们要掌握民主自由的底线，在现存条件下放言；不能无视现



实,也不能超越时空。领先半步便好,太多了,不但会被人收拾,民众也跟不上来。脱离现实,脱离条件,也便脱离了民众,脱离了历史,这不是杂文家的初衷。我倡导杂文家们在针尖上跳舞,意在激励同道,把空间利用到极致。杂文不是另类。杂文家的出发点,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时代更富理性,更加民主自由开放,是使我们的民族能吸取血的历史教训,在今后的征程中,少犯错误,少走弯路,使我们的成功付出更小的成本,使我们少冒不冒风险。缺少了批评,社会会呈病相,会演化出沉疴。

近年来,宁夏杂文创作整体相对活跃,如杂文比赛、杂文书籍出版等活动比较频繁。2011年,宁夏成功地承办了第二十五届全国杂文联谊会年会。承蒙成信先生抬爱,选我的作品入选《中国杂文》(百家),我荣幸并惶恐。作为一名杂文作者,作为宁夏的一个文化官员,我愿继续为杂文事业的繁荣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是为序。

2012年8月2日

目录

全民共诛之与全民共为之	1
中国人的“宰一刀”	4
注重口号的民族	7
服饰上的政治学、社会学	9
中国人的“子”字心理	13
“小市民论”可以休矣	16
三寸金莲与自治	20
自行车政治学	24
思想解放三点论	27
陀螺政治学	30
改革的准历史阴影	32
踩别人入泥的危险	35
蛇的休眠、树的休眠与社会休眠	38
国家大论的危险	41
文字狱与“略输”“稍逊”之相关 与不相关	44



封建社会的进步处	47
社会“嫁接”说	50
西方人的辞职与中国人的贬官	53
关于“集中”的民主	55
少一点变形的政治敏感	58
且说主义的微妙变化	62
话说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几种意识	66
论“集团”之刀应当入鞘	69
“左”容易、“左”保险与“左”得利	72
全民“无球跑动”之虞	76
历史的宽容性	78
走出中国与走出中国文化	80
“农民之子”式的自慰公式	83
昆明池水与人的肠子	85
中国人的精神贫困	87
现代中国的避讳	92
“文化大革命”的“功德”	96
“为人民服务”的非道德命题	101
农民的收入在纸上翻番	103



“尽死节而已”的谏官文化	106
闲侃思想解放	109
离正确最近?	112
思想解放之底线	115
装进栅栏	118
翻越思想栅栏	122
向降将敬礼与其他	124
修正主义是什么主义?	127
国货与超国货	131
三八大盖与王八盒子	134
容忍别人爱国的方式	138
庶人之议与不议	141
正面人物也会告密	144
卡斯特罗终于退了	147
迟滞文明的脚步	149
“鸡的屁”猛于虎	152
国人心里的“底”	155
草食动物的角与中国人的内斗精神	158
权力的生育问题	161



全民共诛之与全民共为之

现在有一种令人忧虑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几乎人人痛恨不正之风，诅咒不正之风；几乎人人又程度不同地受不正之风影响，或艳羡不正之风，或多多少少也搞点不正之风。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传统的民族，对于一个想摆脱贫穷、落后，致力改革开放，建设民主、文明、富强国家的古老而又年轻的民族，你说这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

全民共诛之，你、我、他，我们大家都有体验。在严肃的会议上，在私下的闲聊中，谈起不正之风，人人义愤填膺，个个慷慨激昂。我们的理论家、文学艺术家对社会的种种病像作了淋漓尽致、鞭辟入里的揭露和鞭答。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为纠正它作了难以计数的指示和忠告。我们的全体人民都在热切地盼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其中，希望与失望交替，喜悦与悲愤夹杂。个中滋味，真是酸甜苦辣咸样样俱全。

全民共诛之，不是夸张。与此相对应，全民共为之，也并非随意捏造。在旷日持久甚至愈演愈烈的各种不正之风面前，我们似乎逐渐失去了免疫力和抵抗力，更有甚



者,几乎失去了是非观念。我们反对官僚主义,但我们有的人当个芝麻小“官”也“僚”气十足。未当“官”的,还要摆摆“兵僚”。我们反对以权谋私,我们有些人又都自觉不自觉地用手中的权力谋取好处。大小有枚公章,可以横行天下。权力交换,互惠互利,在我们的社会已不鲜见。我们反对大吃大喝,铺张浪费,而某些人对每天八元的会议伙食标准又大不以为然。至于借检查、互访等名义,吃吃喝喝,肉来酒往已是公开的秘密。吃喝是今日社会的“润滑剂”。在大大小小的不正之风影响下,我们的一些党员、非党员,高级干部、一般干部,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几乎都卷了进去。大有清静之地有几何之概。全民共为之,已成为我们社会的沉痾。

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该是我们深刻反思的时候了。成绩要讲,但讲问题更重要。我们民族的优秀品质要讲,但我们民族精神劣根性的一面,我们目前存在的令人忧虑的世风日下和道德沦丧等现象,不但要讲,而且要将它彻底曝光。挤脓疮痛,挤自己身上的脓疮尤其痛,如若不挤,“养痍遗患”,可以免乎?全国人民,应当力求精神的复归、良知的苏醒。“莫以恶小而为之”,这是先哲的训诫。我们不是大谈珍惜传统文化吗?这一训诫就该珍惜。要下决心改变整个民族目前的心理素质和心理状态。在这一点上,借用一下“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倒不为过。不要觉得别人搞大的不正之风,自己搞点小的算不了什么。须知,



久而久之,我们整个民族精神都将被侵蚀,从而失去对不正之风、对一切邪恶势力和腐败现象的鉴别能力和批判能力,民族的精神支柱就会逐渐垮掉。这比物质的贫困更可悲,更可怕。

全民能共诛之,说明我们民族对邪恶势力、邪恶现象仍然富有鉴别力、抵制力和批判力。全民共为之,显露了我们这个世代以文明自诩的民族又陷入了多么尴尬的两难处境。这是一个怪圈,一个难于突破的怪圈。但是又到了非突破不可的时候了,否则,我们的民族希望何在?!

1989年3月20日



中国人的“宰一刀”

中国历史上武土豪侠多，流氓草寇也多。替天行道的，打富济贫的，打家劫舍的，鱼肉乡里的，横行天下的，五花八门，杂色纷呈。历史就是历史，毕竟过去了，豪侠也好，草寇也罢，统统成了历史陈迹。其事迹，无非给小说家和影视导演留下了一些饭碗而已。

侠客与草寇们是作古了，但其“精神不死”。现代的中国人，像继承其他封建文化遗产一样，也原原本本地把流氓意识和流氓精神继承了下来。虽然今人绝无古代剑侠的好武功和特异功能，既不能日行八百里，也不能遁地入土，更不傻乎乎地去“替天行道”，但其“宰”人的本领之大，观念之新，手法之高妙，都远非古人所能比拟。

被国人弘扬的剑侠精神的“精华”之一，是“宰”一刀。北京东站旁边的几家饭馆，卫生既差，饭菜质量又低劣。有的从市场拣来烂菜叶，加上一些肥肉猪皮，弄成包子到处叫卖，使得人人吃了人人骂。有人对店主说，就你这样还想有回头客？店主笑答，一个人吃一次就够了。好一个“宰一刀”精神！十几亿中国人中就算是有百分之一的人吧，每人让他“宰一刀”，也能使他肥得流油。



这些痞子“宰”人倒也罢了，要命的是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细胞似乎都充斥着这种“宰”人精神。商店卖货，谁买“宰”谁一刀；检查工作，大吃大喝，“宰”下级一刀；承包企业，追求短期效益，拼光设备，花完企业积蓄，装满自家腰包，然后欣然离去，结结实实“宰”了国家一刀。现在“刀子”满天飞，很多人都想“宰”别人，好多人被“宰”了一刀又一刀。

人人“宰”人，人人挨“宰”，形成了连环“宰”。票贩子高价倒卖车票，一张七十元的车票竟卖一千元，“宰”了商贩。但商贩有话：“上车人宰我，下车我宰人”。他会算账，也会补偿，他会把损失加倍转嫁给消费者。会“宰”人的人是不会吃亏的，吃亏的只是本分老实缺乏流氓意识不会“宰”人的人。你既无“刀”，又不谙“宰”术，你不受害谁受害！呜呼，我们自己可怜，我们自己却有时不知。每日引颈向刀，每日鲜血淋漓，终因习惯了，反不觉痛、不觉痒、不觉愤怒。这正如身上爬满了虱子臭虫，大的在咬，小的也在咬，咬得多了，也就不觉得在咬。今日一个包，明日又一个包，满身伤疤，还疼什么？痒什么？早麻木了！

事情往深里一想，不由不使人悲从中来。“宰”我者竟是我的同类，我的同胞。你“宰”我，他“宰”我，我“宰”他，到底动因何在？我们为什么要挨“刀”？我们何时不再挨“刀”？我们的子孙会不会也挨“刀”？不想也罢，一想便头痛冒汗打摆子。我这是自讨苦吃，读者若不想痛苦，就不